



川江过去有不少石匠在江边找饭吃，他们大多是当地农民，找“活泛钱”补贴家用

川江有个地名叫“向石匠”

□陶灵



“走船靠脑壳吃饭，那汹涌的水，三分钟一个变化。”川江老桡胡子说，“你要认得到江中的几百个滩，记得到水里和坡上的几千块石头，才能在‘血盆’里找饭吃。”

这些滩和石头没有名字，也没有人去取，世代桡胡子随口“喊”出来：青岩子，岸上岩石嘴长满了青草；一石柱直立岸边，像木船桅杆，就叫高桅子；鹅卵石沙坝如一只笕箕反扣在江中，便是笕箕背……好记、好认就行。喊的人多了，便成了川江的名，都留在了桡胡子脑壳里。

但有一处地名，却是航道勘测人员随机取的。

工的最高工分，另外可落下点“活泛钱”补贴家用。河风如刀，吹得手背、手指皴口如麻，魏老伯每晚回家，都要到灶前把手烤暖和，再涂上蚌壳油。直到不打石头几年后，手上的皴口才慢慢愈合。

听魏老伯生前摆龙门阵，打石头开山(破岩)，拼的是一口气的活路，一上“堂口”，也就是站正确位置，绝对不可以“阴尸倒阳”的，哪怕再累再饿再没得精神，都要提起一口气，集中注意力。不然，非出大事不可。打大锤时，随时紧一下腰间的红布裤带，喊起号子，一锤一锤往楔子上打，不求快，但必须准。如果分心，重锤落下去，失去准头，轻则扭伤腰，重则失位摔残。

有一次开大料，只需最后几个楔子下到位，二十多方的石料就开下来了。掌墨师傅亲自出马，上“堂口”后，下最后的楔子，十几锤下去，大料脱离母体，缓慢滑向岩下预定的槽沟。巨大的冲力撞击槽中石块，拉出道道闪光，同时发出闷雷般的撞击声，地也抖动了几下。江对岸做活路的人听到声响，看见了碰撞的火星，拉长喉咙，揪心地隔江喊道：“伤——到——人——没——得——”

魏老伯边摆手，边低声喊起大锤号子来。我静静聆听，节奏较慢，没有乐感：

你呀哈 啊 呵嗨 呵 那
石王老爷一定要对直行
啦啊哈 呵哈 呵哇 嗨呀！
我打一锤(的)哼一(的)声
……

魏老伯解释，从提起大锤开喊，举起并落下之时，喊完一句。

百万年前，川江边就有了“石匠”

汪兄知道我在写石匠，微笑着送我一块石片：“这是几千年前，川江老石匠打的。”

“石斧！”我接过来，惊讶道。

他点点头：“三峡蓄水前，我在江边捡到的。”汪兄是个摄影家，常年行走在江畔、山野，主要拍摄古庄园、箭楼、寨堡，跑遍了三峡两岸。

我见过不计其数的石斧，都是在各地博物馆束射灯光下的玻璃柜里，现在终于可以握在手上把玩，任意翻转、细瞧，心里一阵激动。这是一块条形的二氧化硅石，青色，质地非常坚硬，斧刃两边一层一层打制变薄，痕迹明显。我轻轻抚摸，幻想与古人的亲近，似乎触碰到了先人强劲脉搏的跳动，正举起一块石头，朝另一只手中的石块猛砸下去……

考古院林研究员说：“如果把古人比作石匠的话，一百万年前的时候，川江边就有了‘石匠’。”1978年7月，重庆文物专家在江边马王场建筑

工地，发现了600多件旧石器时代的石器，送样到澳大利亚，经国际公认的最精确方法检测分析，制作产生于80万~100万年以前。作为“镇馆之宝”的一柄石斧，目前收藏在发现地大渡口区博物馆里。

“古人不是石匠，是伟大的石匠”

石器时代作为人类历史划分的第一个时代，并以制造和利用石制工具代表人类发展的古代文化水准，“石匠”之称，名副其实。我回答林研究员：“古人不是石匠，是伟大的石匠！”

比如李冰。

岷江汇入川江口，古时有一个焚道大滩。焚道，川江零公里城市宜宾的古称。滩中礁石巨大、嶙峋，是过往船只的一大障碍。公元前256年后的某一天，“石匠”李冰来到这里，决心打掉这些石头。他担任着蜀郡太守之职，应该是省长级的“石匠”。焚道大滩石质异常坚硬，铁锤、铁钎打下去，只留下白点。那个时候火药还没有发明出来。而李冰自有办法，之前修都江堰当“石匠”时，他总结出了一个“积薪烧石”法。积，聚；储蓄。薪，作燃料的木材；草。

冬季水枯，礁石裸露，李冰运来大量树枝和干柴，堆积在上面，点火燃烧。烈火熊熊，礁石在高温下膨胀，先用醋浸湿，使其层层剥裂，再继续烧，最后用冷水迅速浇泼。高温中的礁石突然遇冷，骤然收缩而爆裂，这样，再用铁器锤击、凿打就容易了。按这种方法，多次反复进行，露出水面的礁石被凿平，航道通畅起来。

李冰一直在川江流域当“石匠”治水，最后积劳成疾，累死在川江支流的石亭江工地，并葬于此处山上。后人尊其为“川主”，在各地建庙纪念。

一千八百多年后，明天启四年(1624年)，也有两个“石匠”仍烧石，凿打青滩巨礁。一个名乔拱璧，湖广行省按察使，一个叫杨奇珍，归州知州，他俩算副省级与厅级“石匠”。青滩为三峡最凶险滩之一，多次岩崩而断航，最长一次前后竟长达八十二年。虽然这时候发明了火药，但还没用来打石头。乔、杨两位“石匠”大人这次不再用“薪”，改烧煤炭，体积小、火力大、燃时长，发出的热量更大。烧石的方法也变了，先在石头上凿孔洞(可能没有焚道大滩的礁石坚硬)，把煤炭堆在洞里烧，集中热量，从内攻克。后面的方法与李冰相同。

“石，格也，坚捍也。”《释名》如是说。译成白话：“石，得名于‘格’，坚硬牢固。”川江石匠性格亦如“格”，以“格”攻石。

现在的川江边，很难再见石匠身影。(作者系资深民俗作家)

向石匠，不是人名是地名

从1951年底开始，长航局全面勘测川江航道，精准绘制航行参考图。

第二年春夏交界的一天，第三测绘队人员来到云阳县城下游约四公里的地方，这里乱石多，水势变化无常。完成测绘数据后，要找老乡打听地名，在测绘图上做记录。一般情况下，江中有木船过路，江边有洗衣服的女人，间或有舀鱼的老头，偶尔也有过渡的小划子和“打旱”的行人。奇怪，这天一个都没碰到。时至中午，大家又困又饿。

突然，半坡上一户人家传来呼唤：“向——石——匠——来给我打猪槽——”分明是一位妇女的声音，有点远，不失洪亮，甚至给人穿云裂石的感觉。领队脱口而出：“对！就叫这个名字：向石匠！”后来得知，这一带大部分人家姓向。

三年后，封面标注“秘密”字样的“川江航行参考图”内部刊印，“向石匠”作为地名正式编入。1958年又刊印《川江宜渝段礁石资料》配套使用，对“向石匠”如此备注：“房子外陡形石棱之乱石包，漫后有花……”老船长陈胜利解释，这里岸上有高低不平的礁石，汛期被淹后成暗礁碍航。“漫后有花”是指这些石头被淹，水面会出现不正常的水花，俗语说“水面有花，水下有鬼”，就得注意安全。

打石头，找“活泛钱”补贴家用

三峡工程蓄水，“向石匠”完全被淹没江中。

过去，有不少石匠、抬工在江边找饭吃，他们大多数是当地或附近的农民。自然航道时期，川江岸边裸露的岩石坚硬、纹理顺直，是又多又好的建筑石料。冬春水枯时节，不论坐船(轮船和木船都一样，水枯江窄，离岸近)，还是在岸上行走，都会听到“叮、叮、叮……”不停的鑿石声，有时夹杂一阵胆壮气壮的抬石号子：“嘿呵！嘿呵！嘿呵！嘿……”

魏老伯家里兄弟姊妹多，父亲冬天农闲去江边打石头，整整打了十几个冬天。早出晚归，两头摸黑，中午在江边石缝里捡“水湿柴”，煮顿稀饭吃。下饭菜是炒过的盐菜，用搪瓷盅装起，从家里带去。打石头挣的工钱，绝大部分上缴队里，每天可记大

艰难的川江行船

青滩拉纤

清风扬帆

川江船工

旧时差人